

吴耿尚孔四王全传

平西王吴传

靖南王耿传

平南王尚传

定南王孔传

金坛狱案

戴重事录

董心葵事记

平西王吴传

吴三桂，字长白，辽东籍，高邮人，提督京营吴襄子也。幼试武举，出华亭董宗伯其昌门下。以父荫，得官。历都督指挥，积勋至大总戎。崇祯十四年，蓟辽总督洪承畴出山海关，会八镇兵于宁远，三桂偕王朴、马科、杨国柱等与我朝兵战于松山。国柱败没，三桂与朴等俱夜遁。朴被诛，而三桂仅镌秩。未几，奉命镇守宁远。三桂年方及壮，曾冠诸军，北门锁钥籍无恐。

十七年春，闯贼李自成由晋入燕，渐逼京师。给事中吴麟征疏请弃关外边地，速召三桂入卫。陕督余应柱亦上言：闻贼势大，非全力注之不可；请调关东吴三桂及天下雄镇会师真、保之间，并力协剿，度贼可灭。廷议以弃地非策，疏请不报。

三月，自成破阳和，贼将入真定，京师戒严。始信麟征、弃宁远；封三桂平西伯，飞檄令入关东讨贼。三桂被命迁延，不即发；简阅步骑、携挈人民，徙五十万众，日行数十里。十六日，次山海关，而昌平陷矣；二十日，抵丰润，而都城陷矣。三桂闻变，回至关门，顿兵不进，犹豫未有所决。自成闻三桂回师，据关执其父襄，令作书招之。略曰：汝以君恩特简，得专阃任，非真累战功、历深资也。今汝徙饰军容、怯懦观望，使李兵长驱直入，既无批吭捣虚之谋，复乏形格势禁之力。事机已去，天命难回。吾君已逝，尔父幸存。呜呼！识时务者亦可以知变计矣。及今早降，不失通侯之赏，犹全孝子之名。万一徒恃愤骄、全无节制，主客之势既殊，众寡之形不敌；顿甲坚城，一朝殄尽，使尔父无辜并受屠戮，身名俱丧、臣子均亏，不大可痛哉！遣降将唐通赍银四万犒师，并襄手书以往；而别令贼帅率兵二万，守关拒三桂。三桂得书欲降，为书覆父，有「国破君亡，儿自当以死报；今吾父谆谆以孝字督责，儿又不得不勉遵严命」等语。适有爱妾陈沅在襄所，为自成夺去。三桂询知，大愤；乃遣使乞降于我朝，求其讨贼。

时，九王统兵十余万，西向以观动静；总督洪承畴及三桂舅祖大寿皆在本

朝，亲信用事，求发兵助中国。三桂又自潜诣大营，承畴、大寿即引见九王，遂定盟起师。先是，三桂佯受贼犒师银，而袭杀其守关兵殆尽，贼师负伤遁归；至是，传檄远近，略云：闯贼李自成，以么么小丑荡秽神京，日色无光，妖气吐焰；豺狼突于城阙，犬豕据于朝廷。又云：弑我帝后，刑〔我〕缙绅；戮我士民，掠我财物。二祖、列宗之怨恫，天寿凄风；元勋懿戚之诛锄，鬼门泣日。又云：周命未改，汉德可思。诚志所孚，顺能克逆；义兵所向，一以当千。试看赤县之归心，仍是朱家之正统。自成闻之大惊，自率兵六万东行，以御三桂；挟太子、二王、吴襄自随，伪将刘宗敏、李过等皆从前锋。至永平，三桂与之十三战，无胜负。及自成大队至，薄三桂营，拔之，进围山海城数匝；复分兵从关西一片石出口，东突外城，逼关内。三桂不能敌，九王度势已急，统大兵驰至；英王率二万骑，从西水关入。三桂见九王，薙发称臣，令关内兵悉薙发；迫于战期，兵不及薙发者，裂白布三条缠缚于身为别。九王居后队，三桂为前锋；九王令三桂先与贼战。既而遣铁骑绕出吴兵之右，以标为号，急击贼兵。刘宗敏负重伤，自成大败，走永平；英王、豫王急令三桂追之。自成一日夜驰入京师，仍立十二塞于城外。大兵攻之，连拔八塞，斩首二万级。自成大惧，令伪将上城巡狩；遣唐通出战，为三桂参将马有威所杀。自成益窘，乃遣使议和。三桂曰：还我太子、二王而后罢兵。自成出太子，见三桂。三桂先令守备张成、指挥范玉各率兵一千，用贼旗帜，东西设伏；俟太子出，疾击贼营。又令都司耿士良率大兵为应，以夺太子。自成果中伏，大败；然所出者，非真太子也。自成复令挟吴襄上城以招三桂，三桂射杀左右挟者，自成遂斩襄，悬其首于城上，并家口三十余人尽杀之。四月三十日，纵火焚宫殿，弃京城而去。三桂见火起，料贼必西走，戒诸将勿入城救火，分路追贼；及于定州之清水河下岸，贼将谷大成勒马迎战，为三桂所斩。军士斫祖光先马，光先坠，伤一足，自成复大败走。三桂在定州，以贼将首级遥祭其父；将夺回金银散给将士，三军感悦。闻自成屯兵真定，与辽东巡抚黎玉田合兵追及之。自成屡败而愤，复勤精骑迎击三桂。三桂张二翼以进，斩伪奖三人、首万级。自成复益兵搏战，率诸贼师直逼营前；大驾曰：今日决一死战，勿令外国来助，乃为豪杰耳。三桂分兵迭战，自辰至酉，互有杀伤。会东风大作，黄沙蔽日，贼营旗倒马蹶。自成急收兵，三桂射之中凸胁，遂拔营西遁；渡固原，入山西。三桂乃还军京师。

时，九王已定燕京，奉命摄政；以三桂有大功，晋爵平西亲王。南京复，福藩僭立，以三桂讨贼复仇，晋爵蓟国公世袭，赠父襄为辽国公、母祖氏辽国夫人，遣使臣沈廷扬海运米十万、银五万犒之；三桂弗受。八月，复遣使臣左懋第、陈洪范赍银、币谢我朝，并劳三桂。懋第等至，谒三桂，出银、币

，且致福藩意。三桂谢曰：时势至此，我何敢受赐！惟有闭门束甲以俟后命耳。懋第被羁北京，洪范南还，始知本朝渡江之志。

时，自成走至平阳，发兵守隘；摄政王命三桂统大兵追贼，入山西。自成数战不胜，遂走西安。

明年春，三桂复率兵西伐，自成合数十万悉力而战；三桂率铁骑冲阵，所向披靡，斩首数万，贼众大溃。自成遂出武关，南走荆、襄。大兵既定三秦，复追贼入楚；自成走死罗公山，其众降于何腾蛟，闯贼遂灭。

顺治七年庚寅，是时余逆未靖；桂王僭号永历黔、滇、蜀、粤之间，犹阻声教。世祖命三桂及定南王孔有德、平南王尚可喜、嗣靖南王耿继茂统兵南下，以清宇内；三桂由秦入蜀，郡邑皆迎附。

九年，永历走安隆；张献忠余党孙可望以兵迎之，遂遣伪将刘文秀、王复臣收复四川。文秀善抚士卒，多乐为死；蜀人闻其至，所在响应。重庆、叙州诸郡邑为三桂所克者，次第失陷。三桂迎战，辄不利，乃敛军退守保宁。文秀蹶其后，惟恐失敌。复臣谏曰：三桂，劲敌也；且我军骄矣。以骄军当劲敌，能无失乎？不听。至保宁，又谏曰：毋围城；围则兵分力弱，师老财匮。文秀曰：三桂坐守孤城，计日可下；将军何怯甚也！令张先璧军其西南。先璧骁将，号口神；军容耀日，然勇而经敌。三桂巡城至西南，曰：是可袭而破也。乃开门出精骑犯其垒，果惊溃。转战而南，至复臣营；营为乱军所扰，又阻以水，势遂不支。三桂乘胜合击，复臣手斩数人，围者益众；乃曰：大丈夫不能生擒名王，岂其可为敌所辱！遂自刎。文秀解围去。三桂按兵不追；曰：平生未见如此恶战，特遣一着耳。令如复臣言，我军休矣。文秀既败退，三桂益统兵进，四川遂平。

十五年戊戌，大兵三路入滇。经略洪承畴，由贵州大路取云南，与伪将李定国相距于靖；征南将军赵布太，由广西至黄草坝而入；三桂，则由四川至遵义水西，以取滇省。永历走永昌，遂遁入呵瓦。以荡平功，上命三桂总统全师，镇守云南；而经略及将军、贝勒等，俱复命。

始，三桂西征，留长子于京师，以固朝廷意。其子宠眷有加，旋尚主为额驸，恩礼优渥，亚于亲王、贝勒；而三桂包藏祸心，日伺衅以动。世祖宾天，三桂入临；虑廷议见留，乃提兵远道三（？），络绎启行。三桂未至，前驱在燕者人马塞途，居民走匿。朝廷恐其为变，令于京城外塔厂设祭；三桂哭临，成礼而去。吏、兵二部选用文武官，三桂欲市恩于人，每以藩府龙凤下批；咨部曰：某为某守令，某为某参游。虽部选以定例，必撤回而用藩府所咨选者：号曰「西选」。西选之官，几满天下；所选官莅任，督抚大吏亦改容加礼，惟恐得罪藩府也。三桂自讨闯贼、平藩以来，幕府故旧散亡殆尽；乃择诸将

子弟及四方宾客资惟颖敏者，授以黄石素书、武侯阵法，以备将帅之选。一时少年浮夸之士，人人自以为大将材也。所收士卒，又皆孙可望、李定国、张献忠之劲旅，故部下多勇健善斗。镇滇据守，战马渐倒毙，而川马力弱，难以临阵；三桂密谕养子陕西总镇王屏藩、王辅臣等选西马之勇健者，岁进三千匹，皆从西番绕道至滇。兵火之后，在在凋敝，所征财不足以充府藏；因招徕商旅、资以藩本，使广通贸易，殖货财以给军需。又以辽地产参、利尽四海，而连、附独出巴蜀，因严私采之禁，设官监之、官收其直而鬻于市；犯者至死。当是时，三桂自以滇中形势，南拒黔、粤，西控秦、陇，财用富饶，兵甲坚利；且治军严整、号令肃然，屯守攻战之宜，无不毕具。乃复伪为恭敬，虚怀延纳。由是，将士乐为之用，民心亦翕然归附，强藩雄镇咸受其笼络。其不轨之志，固不待智者而后知也。

康熙十一年秋，上以三桂逆谋渐着，欲先发制之。以其乞师入关，有功社稷，不欲显正其罪，特召三桂移镇关东，予以世职；盖欲销其逆志，以功名善终也。诏至云南，全藩震动，反谋益急。然恐举兵滇、蜀，所在阻隘，不能全进；谋至中原，据腹心以至指臂，长驱北向，可以逞志。乃拜受诏命，待使者益谨，而阴部勒将吏。使不知狡谋，乃日以上命促之；督责过深，颇凌辱其将吏。始请改期，继请缓行，皆持不可。三桂欲迅，恐其下不从；乃设宴大会诸将，酒三行，起而叹曰：老夫与诸君共事垂三十年，今四海升平，无所用；吾辈行且远矣，未知圣意所在。且尽今日欢，与诸君叙故；未识异日复相见否！诸将闻言，皆泣下。时有十三太保者，皆藩下都统、佐领官；三桂寄其心膂，令将强兵护藩府。至是，皆喻意；约期待变。

越两日，使者促益急。三桂下教会诸将曰：行期迫矣，朝廷之严谴不可逃也。若使臣之驱策老夫，不意至此！诸君行矣，毋使徒受使臣辱也！诸将怒曰：行即行耳，何相逼为！三桂复慰之曰。朝命也，诚不可缓。但向者诸君得处此土以有其家、以享富贵，伊谁之赐？愿诸君思之。诸将皆稽首曰：邀殿下之福。曰：非也。诸将曰：然则，君上之恩。曰：是已，未尽然也。昔我受先朝厚恩，待罪东陲，值闯贼构乱，召卫神京；计不能两全，乃乞师本朝，以复君父大仇。继平滇、蜀，得栖息于此。今日之富贵，皆先朝余荫耳。故君之陵寝在焉，可无别乎（先是，辛丑冬，三桂兵临阿瓦，檄取永历以归，縊使贵阳府治，殓其遗骸，藁葬府城外；故云尔）？诸将皆拜，听命。于是，卜日谒陵。先期，复集诸将谓之曰：别故君，当以故君之衣服见。指其首曰：我先朝曾有此冠乎？指其身曰：我先朝曾有此衣乎？老臣且易服以祭，诸君其预图之。诸将皆曰：诺。乃下令三军，择某日启行，趣使臣先发。至日，各具汉官威仪，集陵下。三桂易方巾素服，酬酒山呼，再拜恸哭，伏地不能起，三军皆哭

，声震如雷，人怀异志。盖至是而三桂之反谋成矣。将行，复下教属将吏曰：老夫耄矣，行且戍边；惟是戎伍之事，不可以不习。明晨，当于郊外大阅，后期者按以军法。向晓，鸣鼓角，整队伍，军容肃然。三桂披甲上马，扬鞭疾驶，发三矢，皆中的。长枪大剑，画甲雕戈，罗列左右；每驰马一回，即于马上接一器运之，风驰雨骤，英武绝人。其意，欲以力诎众心也。

癸丑冬，三桂就道，命前队先行，自拥大军殿后；日行三十里。行数日，即称疾不起。抚臣驱之急，使者日三、四辈至榻前，词益峻、色益厉。三桂坚卧不起，诸将数来问疾，劝进药饵，不听。故以言激之曰：吾疾在心，岂药石所能愈乎！想曩者披坚执锐，身经百战，开拓疆宇，有大勋于王室；章皇帝不以老臣为不肖，锡之藩封，载在盟府。今抚臣一外吏，相凌乃尔。一旦入国门，付廷尉，我岂有生路耶？诸将闻言，果忿忿而出，军士裹甲露刃，矢在弦、马塞道，风动尘生，日色惨淡，居民皆骇走；袭执抚臣杀之，持其首见三桂。三桂顿足失声，以头抢地曰：尔辈杀我！尔辈杀我！我三百口，死不旋踵；即尔辈亦且族矣。诸将大呼曰：唯有反耳、反耳。三桂大喜，霍然而起。即部署诸将，囚执二使，以抚首祭旗纛。其妻闻变，哭而出曰：杀吾儿矣！以长子尚口主，留京为质故也。三桂不顾，传檄四方；前队在荆楚者，皆举兵反。奉使笔帖式王新命，乘间得脱；疾驰五昼夜，至京师，赴兵部告变。至则，以手抱柱，目上视，气厥不能出一语。堂吏见新，知有异，急以汤灌之，半日始苏。乃大言曰：三桂反矣！抚臣被杀，使臣见执矣！举朝震动。

贵州提督李本深，张献忠勇将也；从孙可望入京，后镇黔中，阴与三桂往来。至是，遂从之反；发兵守险，声势甚大。贵抚曹申，以片纸书「三桂造反，本深作乱」内之函，插双羽，驰告川湖总督蔡毓荣，所在戒严。陕西提督王辅臣闻三桂反，即欲举兵为应；因宁羌告警，以请饷不给激怒军士，即回秦州，据平凉以叛，诱降我巩昌游击袁成栋、协防阶文岷洮参将潘瑀、临洮游击曾文耀、兰州游击董正己，遣赵、陈两伪总兵进屯巩昌，攻陷河东诸州郡。三桂以辅臣为伪镇西大将军。陕西总镇王屏藩与辅臣俱受伪谕、伪印，密相联结；闻辅臣叛，遂据守城隘，发兵以应吴逆入秦之师，为西道主。三桂以屏藩为伪将军。时有欲求先朝后以系人〔望〕者；有欲疾行渡河，全师北向者；或劝下九江、扼长淮，以绝南北运道；或劝据关东、巴蜀，塞穀函以自固。三桂皆拒弗从。甫至湖南，遽僭大号。改常德府治为行宫，易黄瓦不及，以漆黝之。筑坛衡山下，告即位于上帝，建国大周，改元利用。复于山下结席厂万间，为受朝之地；文武以次，称贺舞蹈。未毕，大风忽起，席厂卷入云中，俄而骤雨如注。逆党草草卒事，识者早知其不克终矣。

于是，三桂以其婿胡国柱为伪亲军金吾卫大将军、武英殿大学士，与其将

李本深攻陷湖南诸郡，规图进取。以其侄吴之茂为伪西蜀大将军，与屏藩、辅臣合兵破甘肃、下临巩，驻师陇右，谋据关中；与我定西大将军多罗贝勒、巡抚华善、靖逆将军张勇、提督王进宝相持于武关。三关诸将，惟屏藩最善用兵；每出偏师，绝粮道、断驿站，以隔燕、秦音耗，散布流言，煽动三秦，我军数为所困。以其侄吴世宾为伪亲军金吾卫大将军，率兵下广西，降我嗣定南王孙延龄、广西提督马雄；三桂封延龄伪临江王，授雄伪东路都总官。以其将马承荫率兵〔下〕广东，降我平南王尚之信，俾仍掌藩事；授藩下都统王国栋为伪辅翼将军，协守广东。复遣使至福建，招靖南王耿精忠；至台湾，招郑成功子经：使各起兵侵扰闽、粤，以分我军势。精忠、经皆通款于三桂。

其时，本朝之大将军镇守岳州，与吴逆相持者，为川湖总督蔡毓荣；将绿旗兵，与督臣协守三楚者，为江南水师提督杨捷；统满兵与提臣为犄角，以绕吴师者，为大将军赖塔；奉命招抚楚、蜀，以辑宁军民者，为大将军公图海；总统诸师，拥重兵为南北声援者，顺承郡王也。当三桂起滇南、窥荆楚，本深应于黔，精忠叛于闽，之信、延龄扰于粤，巴蜀旋破，鄂、岳告急。王辅臣据平、固，下陇右；王屏藩出阳平关，图凤翔。人心摇摇，当官无固守志，天下事几不可问矣。幸天夺其魄，逼洞庭而不即渡、得剑南而不能守，仅徘徊衡、湘间；此乃天命，非人力也。又：三桂初发难时，洛邑顽民，犹思禄父；故讹言煽动，所在响应。耿、尚二王及台湾郑氏，皆通使往来。及闻其南面自尊，建号改元、设官制历，由是天下解体，角材而至者，皆思有以诘之矣。自癸丑军兴，滇、蜀之间屡岁不登，米一石价五、六两，盐价三、四百钱一斤。军需孔殷，则加税；田亩地丁，额征亩至五、六钱。征催严迫，怨声四起。故所破州县，旋得旋失。加税不足，又于云南、丽江等处凿山开矿，采取金银；日役苗夷万人，土司多忿怨。而三桂穷极奢侈，爱妾陈沅，自收京时仍觅得之，携之入蜀、入滇，宠以专房，昼夜声色自娱，不理军务。胁从之众，日引领以望王师之至。

十六年丁巳，大兵定浙东、下八闽、入两粤，精忠、之信旋皆反正。延龄为马雄所轧，谋复背吴，事泄被杀。郑氏亦退屯岛中。闽、粤既定，三桂之势益孤；王师无东顾之忧，遂并力西向。王辅臣据守平凉，与张勇等相持三载。辅臣承伪旨，屡以王爵饵勇，遣伪守备陈旺赍伪谕、伪印并吴之茂密书至，勇即遣子云翼从口外入京奏闻，与陕西提臣王进宝、孙思克进攻益力；河东州郡，渐次恢复。辅臣势蹙，遂率平凉、庆阳、固原诸郡州以降。大军乘势谋取汉中、兴安，分兵五路，屡有杀获。三桂渐老耄，援秦之师不继；所得州县，以次仍失。屏藩、之茂据关平关为平凉声援，辅臣既降，屏藩之势益弱，屡为大军所挫，后战败，自刎死；之茂遁入成都。秦省荡平，王师遂由陇入蜀。夏国

相同李本深规取楚地，与我督兵提臣满师等军隔洞庭湖扎营；湖中飞矢雨炮，画夜不息。国相等不能进取尺土，士气渐沮。顺承郡王遣大臣遗书三桂，三桂不从。

明年戊午，王师四集，湖南故土奄然归定。时，三桂已退守成都，本深见势不支，谋复归顺；大将军公图海遣使谕以威福，遂降。国相西遁。三桂抗命，藉命苗兵为助，所为标枪，发无不中。传数十苗兵扼险而守，百万之众，莫可谁何。至是，皆遁归。胡国柱为逆藩额駙，百纨绔习（？）；每出师，一切服用玩好、奇花怪石、棐几湘帘、茶铛博具，悉载以行。军垒未定，先为经营；日以诗酒自娱，不以军事为意。及王师压境，国势日逼，国柱密谋急归顺，有谋士争之曰：王以大任属将军，将军足一动，则黔中断左臂，滇南援绝、荆楚解体，王之全局俱败。且将军今日降，明日诛矣！与其降之死，不若力战而死。国柱意已决，不听。马宝亦力争不得，乃驰告三桂。值中秋，三桂方拥歌姬与所嬖陈沅临轩玩月；忽国柱变闻，大呼曰：吾事去矣！即气噎仆地，遽绝。左右姬妾，莫不遑骇；急救之，不复苏矣。

三桂死，夏国相等扶其孙世璠于枢前嗣立；筑园寝于成都，皆僭逾制。后大兵破蜀，发其冢，粉骨为尘，无余骸焉。三桂构逆凡五年；卒，七十有五。嗣孙世璠，僭号云南，改元洪化。以五华山宫为宫城。昔伪永历在滇筑宫于五华，三桂益广其址，缭以重垣、俯以杰阁，极土木之盛；至是，遂驻军焉。拜伪大学士夏国相为上柱国左丞相，宫府机宜，咸咨询之。拜伪将军马宝为元帅，专司阉外。

先是，靖逆侯张勇密奏捣薄之策，上命议政亲王会议，未报。至是，命大将军多罗贝勒、大将军公图海从贵竹大路，驻军曲靖；而平南将军赖塔率平闽、粤之师，由广西入滇，屯黄草坝。会军进讨，云南大震。自粤入滇，有石门道之险；两山矗立，中通车马，一人守隘，万夫莫窥。平南兵至，夺于先声，守兵皆撤营遁归；大军过险，众志始定。吴军于要路联接营寨，以拒我师。一夕传言，关神显圣，敌疑我军劫寨，自相杀；天明始散，遗皮盔、皮甲无算。吴军恃苗兵，铁枪发必洞腋；我军以鸟枪制之，团牌十、伏枪百，火至齐发，苗兵多死。

是时，吴军于石虎关口筑炮台二座，台前饬田百顷，凿池为淖。时值播种，上插青秧，以陷马足。我军侦知，夜传令军士各备泥一升、竹梯千乘，迂道至关下。先以泥实地，乃附竹梯蚁登，矢石雨下，尸与台等。欲至第六次（？），吴军不支，悉远遁。我军反据其上，开大炮击之，死者万数。马宝将大兵居外，我抚远大将军公图海遣使赍金币至其营，谕以朝廷威福；宝惑于利，心动。复纵反间，谓宝将拥众入城，谋不利于孺子，世璠颇信之；军粮调

遣，每不如其所请。宝众进退维谷，图公以爱子为质，诱令释甲归顺；遂信质来降，以兵卫入京。上欲原之，迫于言者，与耿精忠同磔于市。死之日，天鼓鸣，日无光，愁云四合；宝谓行刑者曰：我将归天也。体无寸肤，面不改色。宝死，图公亦被醢焉。宝临阵所过，必冲一血路，满兵者几数万（？）；将刑，八旗军士云集，争市其肉，归以祭没于王事者。

二十年春二月，平南大将军候平西大将军至，会议进剿。四月，大军集云南城下，诸将数请攻城。大将不许；曰：军士冒矢石、触锋刃，裹创走万里，得至于此。今遗孽釜息，昆明谅无他虞。我按兵不动，晓以大义，必有起而为变者；何忍令我军士复填此坚城下乎！遂撤攻具，筑长围以困之；会城外接昆明池，池内横以木筏，上设楼橹，与大军为犄角势，以防奔逸。城中樵苏不通者阅月，数出锐卒冲击营寨，我军坚壁不动，吴势益屈。伪丞相夏国相虑其党谋变，悉移诸将家口屯五华山宫城；凡伪僚府署亦移宫城左右，分门守御，以示必死。秋九月，巡守南门伪总管献城，约举火为内应；我大军会讯得实，传令三军五方齐进。至夜，伪政府火起，我军师衔枚至南城下；门启，师遂入。夏相国知有内变，趋至宫城，号哭而言曰：吾闻守社稷者死社稷，王毋自辱！逼世璠自缢，并杀宫妾数人；归杀其妻子，遂自杀。比明，大将军统全副鄯师城，云南平。诸将以城中百姓为逆死守，照律应屠；大将军曰：滇民不幸，为吴逆诱胁，死于兵役者半、死于饥荒者半；幸天兵吊伐，民困稍苏。残黎有几，忍复杀之乎？宜仰体圣朝一视同仁至意，暂缓斧钺之诛，候旨定夺。寻邀大赦，与民更始；滇民大悦。

初，三桂僭号衡州。衡州山岳庙有白龟，大如钱，多灵异；三桂志希器，卜日，诣庙供天下輿图于神座前，默视龟之所向。蹒跚循走，不出长沙、衡永间；已复从贵州至云南而止。再三虔祷，白龟三复如之。三桂君臣，相顾失色；后果如所卜。

外史氏曰：嗟嗟！三桂不忠、不孝，身陷大逆；家破尸戮，为万世笑。信哉！自作孽，不可追也。当其稽首清庭、乞师讨贼，六军缟素，万姓同仇；使有明九庙神灵，一舒在天之愤，厥功非不伟也。而徒以耽情优笑，蛊妖淫而为此举，则岂志存君父者哉！洎本朝定鼎燕京，锡之珪瑁、爵列亲王，河山带砺之誓，载在司勋；可谓荣矣。乃居宠而不思而不知感不感（？）骄奢淫佚，恣行无忌，据滇南尺土，欲与天朝抗命；僭号改元，妄窥神器，抑何愚也！卒之毒流缙绅、祸延黎庶，徒覆其宗而绝其祀；哀哉！

靖南王耿传

耿仲明字云台，先世山东人；徙辽东盖州卫，为皮岛毛文龙养孙，名毛有杰。生而面深墨、手掌洁白如玉，躯干伟长。骁勇善战，文龙为心服，官至参

将。明怀宗改元人起前辽东巡抚袁崇焕为督师，赐上方剑，得便宜行事；崇焕故与文龙不相能，至是复忌其功，檄名至军中议事，语不合，即出上方剑斩之，一军皆哗。崇焕恐生变，奏罢江东帅府；散其徒众，令仲明及岛将孔有德隶山东巡抚孙元化麾下。会御东师出兵而饷不至，仲明顾有德叹曰：大将军要合义旅、跋涉荒、出万死以复疆宇，而卒之冤死；我与若，直几上肉耳。可郁郁久居此乎？有德然之，遂率兵归本朝；仲明亦率其众七千来归。崇德元年，封怀顺王。后从世祖入关定天下，改封靖南王。

顺治四年丁亥，永明王由榔僭号永历，据有两粤、滇、黔，上命仲明及定南王孔有德、平南王尚可喜统兵下湖南，袭永历于武岗；永历走柳州，获伪安国公刘承胤杀之，湖南平。

六年己丑，复同有德、可喜率兵南下。行至吉安，仲明卒于军中，子继茂袭封藩爵。十二月，继茂与皐可喜入广东而有德入广西。继茂等进攻广州，羊城三面临水，伪将杜永和、李建捷等悉力拒守，不克拔。攻围至十阅月，偏将范承恩约降为内应，城始破；永和走琼州，建捷走肇庆。建捷后与其兄元胤共收高、雷，欲迎永历入海，为士兵所获。执至继茂营，劝之降，不应；令之作书招永和，不从；遂杀之。是冬，有德亦克桂林。明年，浔州镇帅陈邦傅来降、杜永和亦降于继茂，两粤渐平。

九年壬辰，永历遁入安隆；其臣李定国等谬以恢复为名，所在蜂起。桂林寻陷，有德自焚死，粤中震动；上命平、靖两王同镇广州，以靖余孽。一府两藩，供应浩繁；藩府始命，络绎旁午，役县令如奴隶、视百姓如草芥。后科臣上言两藩并建，诸所未便状；会海寇郑成功进掠漳、泉诸郡，遂移继茂镇守八闽，开府福州。

康熙元年，郑成功死，子经嗣立，台湾多故。继茂同总督李率泰遣人招谕经，经请如朝鲜事例；不报。知经终无归化意，因纠合红毛岛夷，令乘间进袭台湾。十月，继茂同率泰、满帅郎赛合红夷出泉州，提督马得功出同安，黄梧、施琅出漳州，克期进讨。经将周全斌军溃，退守铜山；继茂等遂拔厦门、金门二镇，屠之。继茂寻卒，子精忠嗣爵。

精忠，气岸魁伟，生有异表。少长宫壶，不知祖父缔造大勋。继位后，日与宵小为伍，而群不逞之徒复煽以邪谋：因讖纬所载有「天子分身火耳」之谣，谓火耳者，耿也；天下有故，据八闽以图进取，可以得志，劝令部署将士以待时变。

十二年癸丑，云南吴三桂叛，以书招；精忠遂举福建以应之，执总督范承谟，置诸岳。承谟被拘三载，矢志不屈；王师破仙霞岭，遂遇害。精忠反，自称总统天下兵马上将军；以弟、侄为左右大将军，统领五军。五军设五都督、

五都尉、五副都尉；其下设偏将军，有开远将军、平远将军等号。曾养性为左军都督；养性最善用兵，从东路出福宁州，破温、台、处等州。白显中，为后军都督；显中，本旗人。范时荣为副都尉。王镐为开远〔将〕军，破江西广信、饶州。马九玉为饶骑将军，同江允勋出仙霞岭，破金华、衢州。有罗将军者，破严州、徽州。时承平日久，民不知兵；一闻精忠兵至，守者或降或遁，故所向皆捷。浙之将军为图赖、巡抚为田逢吉、总督为李之芳，反报至，赖瘫痪不能起，时称「抬不动将军」；逢吉顿足不止，称「跌脚巡抚」；之芳闻变，掀髯不已，称「捻须总督」。一时烽烟四起，羽书踵至。之芳疾驰至衢州，城中已空；方为捍御想捻须时，已定讨贼立功之志。征福建、浙江者，为和硕康亲王；以十三年驻师金华参赞军机者，为内院学士黑白、大臣纪振疆；提大兵□待江上者，为平南将军赖塔；督理大军粮饷者，为户部侍郎达都。大兵俱集衢州。州带山环水，江之南九龙山，为九玉所据。江之北姜家山洞众岭，为满汉大军所屯。将军赖塔与督臣李之芳，画江而守。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夜，九玉潜引兵劫寨，杀伤甚众，得志而去。

明年丙辰八月十三日，康亲王至衢。十四日，亲临江上，相视九玉营垒，密谕随征福建左镇〔总〕兵刘显芳、满洲副都统胡图乘夜出兵。十五日黄昏，望九龙山而进；九玉复遣兵劫寨，遇于渡江时。两军相值，彼此莫辨，彼此开大炮击之；九玉兵遽退。初，九玉立营在九龙山顶，山下密布梅花桩，以阻我师；其出兵，仅开一径，鱼贯而行，兵出关随闭。及遇我师，猝不能归守，散处山下，进不能越江以劫我，退不得归营以自守。显芳驱众力战，连发大炮击其兵，一时精锐俱尽。九玉知事不济，亦于山顶开炮；山高断远，反越江而去，我师无受伤者。十六日，显芳率轻骑直抵其垒，以觇动静；知彼军已夺气，即于是夜乘虚而进，纵火焚其寨。九玉遂不支，仅以五十骑遁归常山。康亲王率大军继之，尽降其众；乘胜直抵仙霞岭，守者开关纳款。时伪后军都督白显中顿兵广信，王虑其前后夹攻，因留守建阳，而自率大军竟进。会显中移檄至，声言会兵十七万齐集建阳。守者大惧，议欲求援于大军；而大军已发，势不可回。有畛邑陆孔昭随征在建阳，福议往抚众，即推孔昭夜往。遂策五骑，持康亲〔王〕谕帖，至崇安见显中之副将范时荣、王镐等，谕以祸福；众皆听命。时显中据崇安关为八闽、九江之声援，凡衔命以往者，恐其摇动军心，至即杀之，以坚众志；闻孔昭至，遣飞骑来追，而范、王已授意，从间道归矣。范、王既降，显中势益孤弱；孔昭复衔命往，许以不死，不得已亦降。精忠所恃惟马九玉、白显中、曾养性三人，九玉既败，显中复降，养性所破郡县、王师渐次克复，而台湾郑经复纳其降将乘虚袭闽，精忠忧愤，不知所出。

初，经使人借漳、泉二府，精忠不许，耿、郑始恶。经遣将取同安，伪守

降将学尧降；海澄总兵赵得胜亦不附精忠，率其众降经。王师围潮州，精忠不能救，伪总兵刘进忠亦以州降。后汀州伪守将刘应麟、兴化伪守将马成龙、邵武伪守将杨德，相继降经：精忠故封，尽入郑氏。而康亲王自提大军压垒而阵，且以军帖谕之，劝令归化，许仍袭旧封。精忠以郑警日逼而王师压境，知势已去，遂降。上以台湾未平，许仍统其部。

四十七年七月，精忠从浙闽姚启圣、宁海将军喇哈达、都统穆墨林、平南将军赖塔等进剿台湾。经伪将刘国轩率二十一镇兵与王师战于龙虎山，都统胡兔先合不利，启圣援之亦溃；精忠故仇郑，亲督战，斩阵退者三人，众始定；援枪大呼而入。平南继之，破营十六；国轩溺水遁。经退入台湾，浙、闽平。精忠降后，郁郁不得志，复萌不轨之志；上于是讨其叛逆之罪。俘至京师，与吴三桂将马宝同归于市。

外史氏曰：仲明起身戎校，乘中夏多故，归命本朝，邀封王爵；其被恩宠也厚矣。洎乎入关勘乱，率师南征，志切从龙、功高汗马，非所云国士遇我、国士报之者耶？继茂嗣位，克承父志。粤西再警，协力荡平；台湾阻化，兴师通讨：可谓无忝所生矣。虽其天性嗜杀，所至糜烂；然欲削平区宇、驱涤海氛，志未尝一日忘也。惜天不永其年，异日滇南或化澌海归诚，不获躬际其盛！神忠承两世遗荫，嗣封藩爵，固宜宣力王家，矢心勿二；上念朝廷宠绥之渥、下念祖父缔造之艰，则子燕孙贻，正未有艾。奈何口于吴逆穴鼠井蛙，妄亲大器！两浙、八闽之间丁壮陷锋刃、老弱罢转输，兵连祸结，弥年不解！罪尚可逭乎？厥后王师四出，诘于势而后降；柴市之诛，固已晚矣！

平南王尚传

尚可喜，辽东人；毛文龙养为孙，名毛永喜。勇而善谋，官游击。文龙被害，率亲兵五百自岛中归于大清，封智顺王；佐定天下，改封平南王。顺治四年，同定南王孔有德、靖南王耿仲明及噶喇赖其焦奈蓝拜（？）平湖南，所至克捷。六年，复同嗣靖王耿继茂平广东。广东底定，遂命镇守其地，开府广州。有子女一百三十余人，长即安达公尚之信，次即平南将军尚之孝。可喜自以马上得功名，始终不延师教其子，故之信等多骄纵不法。

之信初留京师，历被两朝恩宠。康熙六、七年间，归藩；不得父志，酗酒嗜杀，所为多不道。深宫静夜，无以解醒，即佩刀刺其侍者，虽宠爱弗惜也。喜畜犬，筑居设监，出必塞途，居民避免。尝怒一监，命左右割肉啖犬，肉尽而止。王之宫监传命至，见其腹大，曰：此中必有奇宝！即剗刃于腹而毙。尝缚王之堂官王化，曝酷日中，自辰至酉；百计规脱。王知之，呼之信至，予杖三十；而凶恶更甚。浙人金光，字公绚；多智数。从王入关，后定楚、粤，多

与密议。乘间言于王曰：安达公刚而多虐、勇而寡仁，若以嗣位，必不利于社稷；请废之而立之孝。王深然之，然犹豫终未决。光恐泄谋，反曲事之信；凡凿山开矿、煮海鬻盐，无不穷极其利。于是，平南之富甲于天下，而光之橐亦充然矣。后台湾郑锦下东莞，守将赵天元、谢厥扶以舟师迎降，乘势欲袭广东。之信与父计，杀光以谢郑曰：向之抗衡上国者，皆光之为也。

十二年癸丑，诏撤三藩，户部尚书梁清标、郎中何嘉佑奉使广东撤平南藩兵。至则可喜拜诏如仪，主客无一言。逮夜，环账房馆垣，皆露刃注矢。鼓三下，闻介马声；嘉佑曰：事棘矣！即起，叩尚书白事。耳语移时，出■〈难上灬下〉烛草疏；鼓未绝而疏已成。诘旦，可喜率之信及诸统领诣使馆，齐声懇启行艰难，愿守广中以报効，大夫毋貽后悔；尚书遽起，拄司宾口曰：止拜。诏尚未竟，而遽言启行，何谓也？吾陛辞时，上密谕使臣，谓王劳苦异诸藩，当永镇南疆；而昨以通诏不可异，故俟兹密宣。今所撤，独平西藩耳。王未行也，而曰启行，何也？可喜等皆错愕，各相视曰：可信乎？尚书探怀中疏与之曰：此复疏也。可喜及诸将传视毕，尚书曰：吾已宣谕讫，可以覆矣。叱其案，鼓乐遂拜使，使负疏行；可喜等色始下，率诸将诣案谢。之信徘徊未肯前，可喜啗其指曰：几负圣朝！欢宴三日而去。越四日，而三桂之反闻至矣。可喜以之信凶恶不悛，恐终貽悔，后具疏请于朝，以次子之孝为嗣，而自归老辽东以尽余年。章未下，而三桂兵至；之信遂幽其父，发兵从三桂反。可喜闻变涕泣，悔不早从金光言。不数日，遽歿；遗命以本朝冠服殓。上以之信从逆，削其藩爵；之孝不从兄叛，拜平南将军。

之信初附三桂，复与郑经通，后俱不相能。旋归顺本朝，从莽将军征吴逆伪将马承荫等于广西。复拜之信孝（？）宣义将军，征江西、福建耿逆余兵之未靖者。时方多故，而尚氏有大勋，故朝廷以大度容之。

丁丑五月，宽之信从逆之罪，命承袭父爵为平南亲王，率兵讨孙延龄，驻军宣武县。有藩下人张伯全者、张士选者，素不悦于之信；忽召伯全至军。伯全惧，密约士选入京告变，谓之信怀怨，放言讟上。士选本之孝私人，之孝欲袭藩位，构难多端；告讟之兴，所由来也。王国栋者，旗下逃人；之信爱之，倚为心腹。其主人奉使至粤，见国栋索重贿不得，归告督部；之信赎以十万金，位至都统。沈上达者，江西优童也；之信嬖之，授以藩府家政，大小事咸取决焉。王府护卫张祯祥，为之信所任宠无与埒；三人素党之信。之孝谋去其兄，三人反附之；构之信罪，发其征马承荫时与莽将军不协，以炮击大营，谋杀莽将军，意在反复，与伯全等共证成之。上命侍郎宜昌阿等按问。时藩府兵悉隶至国栋，国栋方与粤抚金携交惧，伪授意国栋，偕尚之璋至广西军中。之信闻诏，即解玉印还广州待罪；霸留五仙门，地方官设兵严卫，内外音耗不通

。母万福金，与其弟若子日夕涕泣，不知所为。而国栋为藩下都统，全藩在掌握；乘之信被羁，凌虐尚氏，夺其权、收其重资。尚氏子弟积不能平，思所以报之矣。李天植者，藩下总兵也；密与府中议曰：国栋与我辈同起厮养，沐恩日久，未至固山；先王所以待之者，不为不厚矣。安达公通款伪周，曾无一言谏阻，亦受辅翼将军之秩。今公已反正袭封，宵小谗构，致见霸执；不能剖肝沥胆，力白其诬，反欲卖主以求富贵。先王坏上未干，而使全家骨肉危如垒卵；国栋之肉，其足食乎？不若诱而杀之，庶足慰在天之灵，而舒合门之愤。遂伏武士于两廊，传尚太夫人命，驰召国栋。国〔栋〕带刀入见，语不逊，即缚之；之信子剗其目，天植同尚之节等寸磔之。国栋家人奔告金抚，捕同谋诸人，皆无讳词。抚以状闻，天植坐谋反死，同死者一百八人。天植妻舒氏，驱二女及侍妾自尽，然后自刎死。十九年八月十七日，之信赐死于府学之名宦祠；粉其骨，扬灰焉。兄弟同死者三人；沈上达家人锤姓者，拾其遗骸骸余尽■〈疒〉（尸上土下）之西园报资寺。之孝及宗族之产皆没入官，家人发旗下为奴。平南四十年积聚所得外洋币帛以百万计，其入官仅什之一。上达等蚕食之余，尽归抚臣私橐；而发难之之孝，不得过而问焉。抚臣意犹未足，欲并上达之所有，许以具题免其为奴。迨上达金尽，仍遣入京。上达有怨言，谓将白其事于上；抚臣惧得罪，中道追回，令有司严鞫之，以三千金买狱吏、五百金买狱卒，杀之以灭口。上达死，伊子仍没入与内务府为奴。一日，上偶见之，子大声呼冤，且泣且诉，怀中出平南藩贳原册呈上；遂逮抚臣，追其帑入官，卒正其罪。

初，之信为逆时，建正殿；有铁栗木柱，大可合抱。殿成，柱上忽题一诗曰：掘断老龙伤粤秀，怪风吹上尉陀城；可怜白草黄沙国，直待刘家汗马鸣。诗句倒题于柱，意竟不可解。又有仙降乩云：周、郑交恶亡。盖指之信初通三桂、郑锦，后皆相背，卒以灭国也。而可喜实始终一节，后开棺见其冠服如制；故之信等四人伏诛外，其余家口俱从宽典。

外史氏曰：呜呼！平南披金带甲、食土分茅，逆知其子之不肖，而自请归辽；善夫！惜乎早教其子，使披猖至此；则亦未为无过也。若之信幽其父而身死、之孝讐其兄而家破、国栋负恩而磔死、上达噬主而死狱、抚臣黥货而亡躯，天道何昭昭也！平南虽有逆子，而始终一节，犹得保其百三十口之子女。福善祸淫之说，我于平南一藩而益信。

定南王孔传

孔有德，至圣裔也；原籍山东，徙居辽阳。明熹宗元年，练兵游击毛文龙将亲兵一百九十七人袭破镇江城，有德其一也；骁勇善斗，临阵先登为诸将冠

。文龙爱之，养为孙，名毛永诗。文龙开府皮岛，有德累官至参将。及文龙为袁崇焕所杀，调往山东，隶巡抚孙元化麾下。会师告警，元化檄有德出御，兵饷不以时至，众军皆哗；有德叹曰：大将军功名卓卓，犹且不免；我辈死固晚矣。时势如此，尚可为耶！遂率亲兵八百人来归。还袭皮岛，克之；以功封恭顺王。后从世祖入关定天下，改封定南王。

初，皮岛之溃，文龙麾下先后来归，封王、封伯、为总督、为将军者甚众。独有德心念旧恩，言及大将军时事，辄于邑不自胜。文龙丧停登州北寺，有德亲具舟，从海道遣人迎之，将葬于辽阳；舟至中流，飓风倏起，怒涛山立，有德拜而言曰：公不欲往东耶？因返舟，舟移而风止。有德素与文龙从子副总兵毛承禄亲厚，归命后，孙抚令承禄往说之；有德谓之曰：李少卿有言，归易耳，恐再辱奈何！今明官皆刀俎，我何能为鱼肉耶！欲留承禄事之；承禄不可。寻归，以谗见杀。及开府广西，复迎事文龙子诸生承斗，执礼甚恭：可谓不以盛衰改节、不以新故易志者也。

顺治四年三月，上命有德同平、靖两王及满师等下湖南。其秋，大兵破武冈、常德、宝应诸州郡，明藩遁走，广西、湖南遂定。

七年冬，率师下广西，入全州。破桂林，执明留守瞿式耜、总督张同敞，劝之降；不屈，杀之。悯其忠，许令归葬。复克浔、梧、平、庆等府，广西平。捷闻，遂命镇守其地，开府桂林。以其将李如春、线国安为都统留守，而有德同敬谨亲王尼堪统大兵进取黔中。

九年壬辰二月，有德以七百骑出河池，向贵州，大军至柳州接应。五月，伪将李定国率兵收复湖南，由黎平出靖州，进攻靖沅、武冈俱下之。有德闻警，急回守御；而定国由西延大埠，偃旗卷甲，倍道疾进。七月二日，袭全州，破之，遂夺严关。关在全州西南，为桂林出入所必由；有德驰救不及。初四日，兵过平乐府；定国营于严关，设象阵以待。两军既接，有德令素严，将士殊死战，象奔还；定国斩御象者，严鼓进兵，象复冲突。天大雷雨，敌兵呼声动地，乘象阵而入；我军不能支，遂退。驰入桂林，闭城拒守。越三日，定国兵至城下。时，粤西初定，人心未固；定国攻城，守陴者皆不立（？），桂林遂陷。有德整衣冠，坐府中，嘿无一言；久之，谓夫人曰：不幸少入军中，漂泊铁山、鸭绿间，冀立寸功，垂名竹帛。及大将军以忠受戮，归命本朝；历被两朝知遇，爵以亲王、锡之藩社，荣宠至矣。我受国厚恩，誓以身殉；若辈亦早为自计。夫人曰：君无虑，我即死！指其子及女曰：第儿曹何罪，而亦遭此劫乎？嘱老嫗负之去，泣而送之曰：此子苟脱于难，当度为沙弥，无效乃父一生驰驱南北，下场有今日也。言毕，与其妾皆自经。有德纵火焚其府，向北再拜，拔剑自刎死；家口一百二十人皆被害。子寻为定国军士所诉，死于安隆

；女亦见获，以年幼，羁养军中。上闻有德合门死难，震悼撤朝，下诏褒恤；谥忠烈，赐葬京师，岁时祭祀。

其后李如春、线国安收集溃兵，大破定国之众，广西复平，有德之女得归。守臣具疏以闻，世祖与太皇太后悯有德歿于王事，其子庭训已见杀，止遗一女，令送入宫为太后养女，名孔四贞。及四贞年十六，太后为择佳婿；四贞自陈有夫，盖有德存日已许配孙偏将之子延龄矣。因下诏求得之，奉太后命为夫妇，赐第西华门外。广西之再定也，以线国安统其众，部曲如故；而藩府久虚，上念孔后无人，并卢孔师无主，乃封四贞为和硕格格，掌定南王事，遥制广西军；延龄为和硕额驸内辅政大臣都勒机昂邦，世袭一等阿思尼哈番。延龄美丰姿，晓音律，长于击刺。体劲捷，能趋九尺屏风。惟不喜读书。然遇有章奏，令幕友诵之，辄能斟酌可否。与人交，必尽其诚，能容人过失。时年亦十六云。四贞美而才，自以太后养女、又掌藩府事，视延龄蔑如也。延龄机智深狙，以太后故，貌为恭谨以顺其意。四贞喜出入宫掖，日誉其能。由是，太后亦善视之；宠赉优渥，亚于亲王。四贞不知延龄以计愚之也，谓其和柔易制，事益专决；延龄内愈不平，日思所以夺其权矣。

康熙五年丙午，四贞面奏家口众多、费用浩繁，欲就食广西。奉特旨：查定南王女孔四贞，于顺治十七年奉世祖章皇帝掌定王事，在京遥制；今应否给与伊婿孙延龄掌管，着议政亲王贝勒大〔臣〕九卿、科道会议具奏。诸大臣皆以为可。议上，即奉旨：孙延龄镇守广西将军，其下应设都统一员、副都统二员，即着延龄遴具奏。线国安年老，着休致。四贞遂请和硕格格仪卫以行，与延龄南下。抵淮安，诰封敕书至，以延龄为特晋上柱国光禄大夫、世袭一等阿思尼哈番、和硕额驸、守广西等处将军，其妻室孔氏为一品夫人。四贞自以为和硕格格已居极品，不从夫贵也；今忽封一品夫人，则仍似妻以夫贵矣。疑延龄嘱内院为之，不惬意；夫妇遂不相能。戴良臣者，原系四贞包衣左领，颇有才智，希大用；力荐其亲王永年为都统，而欲己与严朝纲副之。孙延龄初不许，乃营求于内，四贞强之而后可；虽为之请命于朝，而心甚恶。良臣因构难其间，谓延龄独信任恋子而薄格格旧人。由是，夫妇亦不合。良臣佐格格，每事与延龄相左；所用之人，必逐之。而后日延龄竟为木偶，不能复出一令矣。四贞初任良臣，以为尊己，故惟言是听。及其得志，并格格而藐之，权且渐归于下；事无大小，皆擅自题请。广西一军，唯知有都统，不知有将军，并不知有格格。四贞乃大悔恨，知为良臣所卖，仍与延龄和好；然大权旁落，不可复制。三都统益自专，延龄积不能平，以良臣等僭乱不法事诉与上，三都统亦具诉许之；上命督臣金光祖究其事。光祖与副都统严朝纲为至戚，奏延龄御下失宜、良臣等无罪。上疑其言非实，复令大臣按问。三都统惧得罪，并力以求伸

；以故大臣亦不直延龄，延龄于是始谋所以杀良矣。

十二年癸丑，吴三桂反，以书招延龄。延龄遂召良臣等十三人议事，伏力士，掷盏为号，尽系縛斩之，即举兵。吴逆封为临江王。广西提督马雄，亦□南藩下人，为都统之助，恶延龄害己，坚守不下。后三桂大军至广，雄乘势亦降，为伪东路总督；虽与延龄共事，而彼此各相猜疑，延龄乃复萌反正之意。盖其初叛也，激于良臣之讼；及见马雄势大，畏其逼己，四贞又日夜感上恩，劝延龄归顺，计且决矣。雄探得之，密告三桂，谓延龄有异志，宜急除之以绝后患。

十六年丁巳，三桂遣其侄伪金吾大将军吴世宾领兵以恢复广东为名，驻师桂林城外。延龄出迎，世宾叙故，相得甚欢；及送之辕门，有苗兵数十突起马首，延龄于马槌中出利刃奋击，毙数人，力不支，为所杀。世宾送其头于马雄，雄掀髯大笑曰：延龄亦有今日乎！头忽睁目张口，跃然而起，直扑雄身；雄大叫曰：延龄杀我？遂呕血而死。

四贞幼时，曾为三桂养女；延龄死，遂拘之入滇，其子亦为世宾所杀。厥后云南平，四贞归京师，奉有德祀；延龄竟无后。

外史氏曰：三王皆有开国大臣，而定南独以忠节显；观其合合俱殉、孤女仅存，岂非所谓杀身成仁者欤！信乎！圣人之后，其所树立固殊焉。延龄夫以妇贵，位尊国柱、权重将军，其披恩宠，何其渥也！乃不学无术，祸生肘腋，正节不忠，卒至惨死；以视妇翁，不深有愧于地下哉！

金坛狱案

计六奇

金坛风土，趋名而鹜利。故周鍾同祖七进士，俱以美锦而多染粪秽；虞来初兄弟会魁，文章、材干一时称大名家，缘京、计二典两挂弹章，遂自蹈瑯禁。凡名与利之所在，不转计也。如海寇一案，屠戮灭门、流徙遣戍，不止千余人；其起祸之因，亦惟放利自尊而已。镇江之属邑凡三，二丹一金。金为最僻吏胥舞文特甚。如马草、米、豆等常以设府总数，朦胧征催。不知其弊者，三倍完纳，吏胥则食其二；知其弊者，不特免其本户，且得重贿于吏胥。乡绅之有力，如进士王重、吏部王明试、兵部冯征元（御史冯班之父）之类是也。王、冯等曾为马草事，分过贿银七百两。知其弊而复不宽恕其限数、役重而且冤，则叫号于县门、刻揭于通衢；如生员蒋太初、蔡黜、于厚之类是也。惟此叫号、刻揭之诸生，吏胥恨之，诸绅亦同恨之。又，金坛当质铺俱系徽商，典利三分；银水戥头，几及五分。诸生则控之县，求减恤民。诸商敛银八百庵允浼王、冯二绅，王则为酌之曰：两外二分五厘，两内则仍三分。诸生复叫号于通

衢曰：日求减典利为贫民也，贫民有两外之典乎？王、冯等又深恶之矣。诸生之出言竖议，大约多在乡绅，意复不肯扬善隐恶。事盖非一端也，元黄而水火矣。乡绅通吏胥，每思觅一事以难之。会海寇退，两丹绅衿多罹于法；因念若以此网罗之，不但可以箝其口，而且可以绝其影矣。

先发于新海防，指其名者，蒋、蔡、于、周等十生。海防以法重狱繁，且海寇已去年余，内地方庆升平，忍发之（？）而指名之揭，次第上臬司矣。臬司更原情以宽之，亦不欲于无事中生事，更不欲以灭门事发于黉宫，恐其株连。王重独深噬脐之恐，为不杀不休之计。适巡方马腾蛟按临京口，冯征元之子冯班，西台也；重别构重赉以八百金授征元云：不速杀此十生，金坛之祸端百出，而蚤先中于乡绅矣。巡方以同台之父见嘱，谓事必非无因；则严刑酷讯之，仍批臬司定罪。不十日，马院以别事就逮，赴西市；臬司益疏纵此十生，不欲以「海寇」二字枉法实焉——然尚未出狱也。时十生中有周姓者，父亦诸生，曰周勉，素与王重诸绅相往还；泣挽重宽恕。重曰：其权在袁大受，我不得主也。周因叩袁；袁与王明试有私隙，曰：欲解此案，须出首一人云：我穷措大，安能为投诚降海之大举；有一现任兵部王明试，降海有据也。周欲救其子，即手书一呈付之。时，明试现在袁之密室，赴马吊酒会；乘其四赏开庄时，抚其肩曰：亦无过喜，大祸临头矣！以周呈示之。明试乍惊，彼于投诚单内实系书名书押，中益歉然；即烦大受力寝其事，许以千金。又曰：我已择吉北上；既如此，明早即行矣。我到京中，诸生之口风撼泰山也，亦何足较！明日，袁于舟次送行，促其千金；王以一半畀之。袁曰：一入都门，恳嘱巡方早结十生之罪，万事瓦解。王颌之一——时盖辛丑年之春初也。不一月，又有乡绅中书冯标（乙未）进京，袁寄一函于王明试（壬辰）。冯于轿中私拆其书，内云：吾邑劣衿恶少，挟制官府、侮慢乡绅；若不速置之死地，种祸金沙，现在□绅无焦类也。更有老而不死之余孽，如李恢先（戊辰）、曾宗璠（丁丑），断断不可轻贲等语。标与宗璠子锺浩（乙未刑部）儿女至戚，抵京日，即对锺浩言之。浩索书，冯曰：彼寄，吾未可竟与也。浩曰：明日赉新邑尊于二庙，可使价持来，云袁家所寄，夺而看之可也。冯如其言。席中曾、王二人夺开家信，以致机关大露。锺浩又商之冯班，恐将来是事缠涉。班云：此事若出自己口，甚难措词；盖使省中风闻言事可乎！省臣孙际昌极肯直陈，在年台对户而居，令其入奏为是。曾即往商际昌。孙云云：我未悉事之颠末，做一疏稿来何如？曾再往冯班；班云：请明试迎风，间以马吊，以微词激之，委曲自露矣。曾为发帖，并请同邑在京三、四绅尽一日欢；明试果来。马吊之兴颇高；至午，已负百余金，颇有不悦之色。曾挑之曰：闻年台在乡，得虞来初家弑主之仆；仆大惊，自首银千两。又得降海秀才毛于王五百金：皆倘来意外物

，何些须介意。明试曰：此皆王重所为，我实无染指也。又有餽之者曰：海寇投诚，年台实首倡乎？王曰：随众则有，首倡则非。海寇遣伪官王再兴进东门，守东门者王重与袁大受，我则守南门。一番辩论，曾、冯则以笔述之，递与孙际昌。孙即风闻奏告，随奉旨拿究，差满洲尼、马二人下江南。王重首先拘来，则曰：投诚降海，系知县任体坤强逼所为，非某之本心。遂拿体坤，亦上夹棍。体坤曰：现有众绅衿共相商议之单与公约可据，一在明伦堂会集、一在鲁山之某处，俱有亲笔花押，岂不愿投降者？遂出其二议。公堂质对，王重无词。二大人将与名有押之绅名履历，另奏覆上；又奉严旨一体拿究矣：王重（明进士）、段冠（明进士，官知府）、江潢（明进士，官推官）、王梦锡（明进士，官布政）、冯征元（班父封翁）、李铭常（大清进士）、袁大受（广西宾州道）、史承谟（大清进士，官知县）、史洪谟（大清进士，官推官）。袁、冯等又招称投降事情皆系王明试所为，并移文到部提明试。时现任职方有差，堂官欲发回咨，俟后另结。明试曰：非我自去，恐词涉妄举；且谋叛十生或生幸脱计，须面质为妥。一到白下，尼、马二大人即将明试二夹。明试曰：捏造蒋、蔡十生俱系王重、袁大受所为，海寇进城亦是王、袁迎入，王、袁不得不以周勉首呈，供出降海的系王明试首倡；且议单与花押现证。二大人执笔定案：王重、袁大受、李铭常、冯征元拟斩，段、江、史、王等拟绞，王明试拟流徙。其知县、县佐、首令三教官、练兵守备等官以及里老、吏书、兵壮人等，徒杖分别不等。又奉严旨：谋反大逆，不分首从，皆斩；惟知县任体坤，依拟绞。共斩六十四人，家属男女没入，流徙大小老幼又共二百七十六人。蒋、蔡、于、周等十生释放归家，回学肄业。曾宗璠父子出首，免罪。冯班亦在流徙例。段冠夫人年踰六旬，久卧床褥，粒米不入口者已数年，惟藉参膏果饵度日，舁至金陵。起解内院之辰，忽然体健步行。就纽黔解之后，腹空思啖，连■〈口敢〉糙黄米饭三碗。羈于籍没处所，为东人朝夕磨腐，两年而卒。

『郭国士、王之琦、吴允宏、王重、史承谟、史洪谟、江璜、王梦锡、冯征元、段冠、袁大受、李铭常、虞巽吉、周义、谈善应、刘珍、王大泰、于元起、王猷、陈三重、王锡章、许宏、陈璠、李永安、周灿、于培德、虞诚、于益、吴矿、范王、胡文球、岳可忠、朱宏璉、杨仲华、朱大达、虞达理、史旭、吴周、樊耀之、陈达甫、杨增、蒋廷玉、李得如，俱着即就彼处斩；父母、祖孙、兄弟俱解〔部〕，流徙宁古塔。惠六，着即就彼处斩；妻子入官。虞默、王敕、茅鎡、史建侯，俱着即就彼处斩；家产籍没，妻子入官。任体坤，着即就彼处绞。杨贞等十四名，各责四十板；解部，流徙宁古塔。余俱依议。该部知道』。

斩四十八人、绞一人、流徙十四人，共六十三人。此顺治十八年辛丑七月十三事。

戴重事录

章学诚

戴重，字敬夫，和州人；父淳。重儿时，即嬉戏为兵械，习行阵。年十五，为弟子员。丧父，哀毁；事祖母与母，以孝闻。师江浦郑朝聘，讲良知之学，慨然志于古人。穷经余暇，抵掌谈兵。朝聘疾，趋侍汤药；及卒，为位哭制。心丧筑室，为木主，祀朝聘；与同志四、五人，庐处其中。知和州将乱，移家南京。崇祯八年，流寇屠和州。后稍辑流亡，重归省乡井，伤学校荒芜，作「哀類宫赋」。闻中原寇盗纵横，每仰天击剑，弯弓作霹雳声，悲歌泣下。壬午乡试，被放；欲上书请庄烈帝迁都陕西，不得达。

重通术数，时怪异迭臻，鸡骨塘水久涸，居人忽望见白浪涨天，就视无有。重愀然曰：是所谓阳焰也。沿江饿殍相藉，重挈家流离，卜居横望山；横经讲肄，弟子自远而至。会盗起，移家太平；后又营居州西北鹰阿山。

甲申顺治元年三月，明亡。五月，大清定鼎京师，福王南都建国，应天巡抚程世昌聘重入幕，应之，用选贡，召试武英殿。是时，故明诸臣如史可法、姜日广者，颇以忠义自奋。而马士英引用奸党阮大铖，日以鬻官报怨为事；闻者解体。重既入试，论中指斥奸党，主司擢为第一。士英见其文，怒甚，将中以祸。会有解者，得授湖州府推官，既而士英闻重有盛名，欲招致之；知重有澄泥砚，使其客厚币结重，索砚为贄。重谢曰：明公黄金白璧高山斗，穷书生拥一破砚，无劳深虑也。拂衣径去。以书抵故都御史刘宗周，宗周伟其议。宗周寻罢，相与涕泣而别，重归石臼湖。

乙酉，宁南侯左良玉将称兵东下，列士英八大罪，檄远近以清君侧为名，走使聘重；重不应。与韩绎祖等十二人结不可忘社，会哭庄烈帝。时，巡按山东御史凌駟驰书，因史可法招重，期以戮力中原，为南都响应；将赴之。俄而，凌駟死难，重北望遥哭；自谥曰：天不使我偕凌公死，岂尚有待耶！即赴南京谒选吏部，注廉州。时，南都人争晔日现五采，重独见日中黑晕罩都城，有气如墨。因叹曰：黑云压城，城欲摧，势不旋踵矣、复归石臼湖，集乡人教射，为正社盟，从者数十人。

己而，程世昌得罪，不得代，将挈家如湖州，邀重偕行；重从之。行次卫渎，乱兵阻其舟；重用计，斩其魁。扬帆入太湖，风涛甚厉；望东西两洞庭山，出没浮沤，船如箭激。将抵夹浦，见湖中弃甲毁盾，并流而下，知南都已破；遂由大全港抵后林村。村中人故都御史潘汝子国瓚，为重治戴山别业馆之。

有乌程书生严启隆语重曰：程公深受国恩，夙有名望；或者天未弃周，人犹思汉。今日巡抚敕印尚在，不以此时戮力，亦奚以为！诚假列祖之灵，号召天下豪杰，东收吴会、西连闽越，相机而进，天下事未可知也。不务出此，而匿身避祸、顾影求全，日后按籍诛求，即欲逍遥苕、霅之间，岂可得乎！重因以激厉世昌。世昌畏葸不决，重遂谢去。会大清兵下湖州，苏、湖间遗民故臣多建胜国义旗，谋抗王师，数来聘重。重俱不赴，独与潘国瓚、严启隆计曰：丈夫举事，成败利钝，非所逆睹。因人成事，志士不为也。今欲与诸君同大义，聚乡党豪俊自为一军，以待四方响应何如？启隆、国瓚皆诺。重因属世昌故将赵麟趾；而国瓚荐其客王元震者，谓其短小精悍、胆力绝人，可任重大，相与盟于后林。

当是时，招集义军二千余人，敛湖舸五百艘；世家巨室望风输金助军实、瓚亦罄家资犒军。简陈器械、部勒行伍，遂縞素誓师于象口。自长兴达洞庭山，故明将吏若黄蜚、钱棣、吴易、卢象观之徒皆聚众太湖，悉以其师来会；而洞庭富室蔡允心者，敛家资数十万金，来给重军。韩绎祖亦统长兴之众千余人，皆推楚藩所谓通城王者（明史年表及诸王传俱未载，其事无考），以作号令。重建建议曰：韩绎祖以长兴兵，由广德复太平，据采石之险；黄蜚以太湖兵，走京口，径袭南京；已率后林兵，疾趋钱唐，以合江东之师：则江南可恢复也。部署既定，值中秋月夜，酹酒大会于洞庭山，悲欢而散。越五日，逆我大清兵于苍溪。前军王元震以鸟鎗数百头出没奋击，纵火焚大舟，夹岸伏弩齐发；我师颇有伤者，大军稍却。重方集众昆山，劳苦将士；忽大风雷，中军豹纛吹折，帆樯旗帜皆裂。比明，检校残军，无复行列；乃仰天大恸，谓元震曰：自与公等举义，马革裹尸，夙所愿也。今三军未交，天意如此，人事复何望乎！因慷慨赋诗，有「更遣包胥何处哭、谁为荆轲复同谋」之句；闻者悲之。还泊后林，将收舟入洞庭山，集师再举。会大清兵进剿后林，重亟出；大军遥望射之，发三矢，皆格落不得近。而元震方掉舟急流，殊死力战，大呼驰突；重急与启隆率众继进。我军有小校隐埕垣，由左出不意，射之；重中矢，洞腹饮羽。重拔出其镞，按创疾走，颜色不少动。遇启隆，亦被刀创；于是，导重从歧途遁去。

方重将举事，以家寄东林；至是，转侧归东林山中。大军将进剿之，以赵麟趾归降乞保，东林得无恙。大军由苍溪返湖州，以所擒元震鞫主谋姓氏；元震至死，不出一语。重卧东林，金创溃裂，下血数斗；自拟必死，作「死问篇」。后创渐平，乃为僧行遁；归和州，遂栖马鞍寺。闻四方以顽民举义者日就俘戮，自悲惋，决意绝食。初犹饮水，其子潜进以参，不得死。凡十日，迎归于家，更进汤液；辄挥去。遗诫数百言：毋作浮屠经讖事，书墓石「明和州河

村戴重墓」，棺止四寸，踰月而葬。又九日，端坐正衣冠，卒；年四十五。是为顺治三年，距被创周一岁矣。

子四人，本孝、移孝最知名。

论曰：我朝敕修明史，凡前明抗节诸臣悉予褒录，无忌讳；恢宏之度，旷古未闻，盖所以扶植纲常也。戴重以亡国一诸生，不自量力，号召义旅，縞素出师，其志可哀矣；而不得与复社诸生江天一等并载明史！若蔡允心者毁家助饷，予考之具区志太湖备考，佚其姓字，其详盖不得闻矣。

章实斋修和州志，为重作传。而今再修和州志，削去之；余乃芟章传之烦而存此。

董心葵事记

董心葵，武进人；农无力，商无本，工无艺，士无学。见贫贱人，怜之；见富贵人，骄之。复嗜赌，呼卢客盈座，以朱提之多寡次上下；谓之曰：你见吾有银百万，与天子坐讲金华殿也。其志念如此。

年逾三十，糊口几不周；乃为一友坐粮艘至京，且携家室借寓于长巷中。时苾熹庙初年也。与一篦头刘姓者，各内室而合外门。心葵之妻与刘之妻，结为姊妹；彼有一女、董有一子，盟为婚媾。心葵则游浪以度日，给口之外，不能赢一铢。刘姓者，魏忠贤微时，素为栲沐；得时后，则无从望见颜色。一日，魏游海甸，为野便；刘适过其傍，亟呼之曰：刘篦头不来服事我！刘跪禀云：不敢。魏最喜与故人话旧，亦喜所识穷乏示恩施与。乃问曰：尔识字否？对曰：不能。曰：数目字可能？曰：幼时曾读千字文、百家姓，十百千万，能举笔搦之。魏曰：可矣。吾今欲于琉璃桥北盖造无梁药王庙一座，尔主收砖、收灰、发价，记数明白，到衙门领银。刘叩首而去。归，商之心葵；与共肩其任，为之召窑户、课灰商、构匠工、画规式，擘画董率，期年而后成。在魏费银二万，而支放领取，刘俱自为主裁，不与心葵分权；在心葵，亦无从稽其羨入。事成之后，刘仍为旧业而已。

一日，京师中有姓冉者，事关人命，词入东厂，魏心利其富。冉因刘篦头介绍，通冉驸马为一族，以驸马而寝其事。魏心衔之，细访驸马之来由，则刘之指教也；因大怒，唤入东厂，拳勇致其命，竟不得归其尸。心葵与刘妻无从询耗。一月后，妻亦殁于室；心葵襄理丧事。后并其室为一家，不意床下覆金一釜，计三千金；方悟刘为大有心人，其以我为浮浪，共事一年而不同心以示也。家计虽窘，不敢轻发。

一日，偶入顺城门，过石虎胡衙，见有延陵会馆，门欹墙折；入内纵观，草满阶除，壁扫龙蛇，坐屋见天，倾廊积地。盖缘神、熹二宗四五十年，连

为道学先生居内。初则门楣为薪，继而椽柱不惜；前人席遮穿漏，后人则折三并二：俭嗇鄙陋。官于此屋争品，屋亦因此官而告颓。风雨之际，立为走出，以避狂骤；更防倾倒，以全生命。心葵曰：此奇货可居也。乃罄其三千而整葺焉。门楣轮奂，堂宇宏深；邃室仍分内外，卧榻各有东西。秋壑之半间，牙签之架可抽；郿坞之金穴，百万之藏莫窥：真是金马玉堂之紫府矣。延陵尊爵，屈指伊谁。时阳羨之周将介枚卜，敦请而奉为主室；始而骇，继而戚，后则安焉。敬之爱之、尊之好之，千金万金之托、一言九鼎之信，内外事委任而授教焉。由是，三公入座，上揖其履；翰铨台省，恭听其声。戚畹勋班，常为好会之主爵；厂司珰卫，时领樗蒲之旺稍。考选讲盈千盈万，金喙有神手挽回；厂审系出生入死，当场惯微言解散。凡进长安之牒，必投之以为主人；凡与解鞍陈情者，趾相错也。然心葵亦温温自守，绝不作矜张状；大小礼节，必曲致以友朋之谊。至其家和好如归；宿之再宿，必恳留。穷途，亦肯赠；仕宦中往还，甚有负其千百者。干办之能，周后知之；内廷衣饰，时敕尚衣咨其料理。皇亲周云路，则又倚为左右手。如是者数年。又最所不可及者，不愿以一官羁其身，布衣而已。

十五年壬午十月初十日，大兵入塞；十三日，始知确报。帝震怒，御文华殿；有献策者，许直入，阍卒阻之者斩。童心葵以布衣进，赐坐、赐点；问修练、储备外，州县果否实做？今何堵御？趋勤王，心葵亦无他策，以套语奏，叩辞。宣谕：事急再进；竟成礼退。向日梦语，竟如其言也。

延儒再召，曾再遣橐归。公即每责赍橐之仆，谓贿致多金，必奴辈诳诱；后遂留京邸，尽寄心葵家，二年中亦不计数矣。延儒于十六年六月初一日出都，行李故为萧减，筐箱几件；所藏于心葵家者无限也，后尽归之流贼。当蒋拱宸疏参延儒，上提问心葵：延儒得银起用为几人？曰：不记也。时御案有缙绅一部，上自掷下；心葵即指一叶曰：福宁道施元征是也。缙骑逮问。心葵遂下狱，城陷而狱释。

顺治三、四年，有外来马兵不过三十余人，宿其外庭，索食索料；心葵应不给，因相哄。心葵曰：尔杀我！彼即曰：杀则何如！遂杀之。兵亦他去，不知何来也。